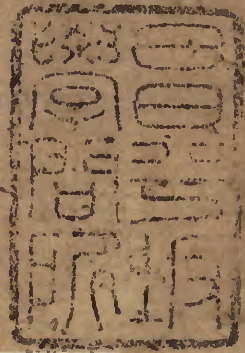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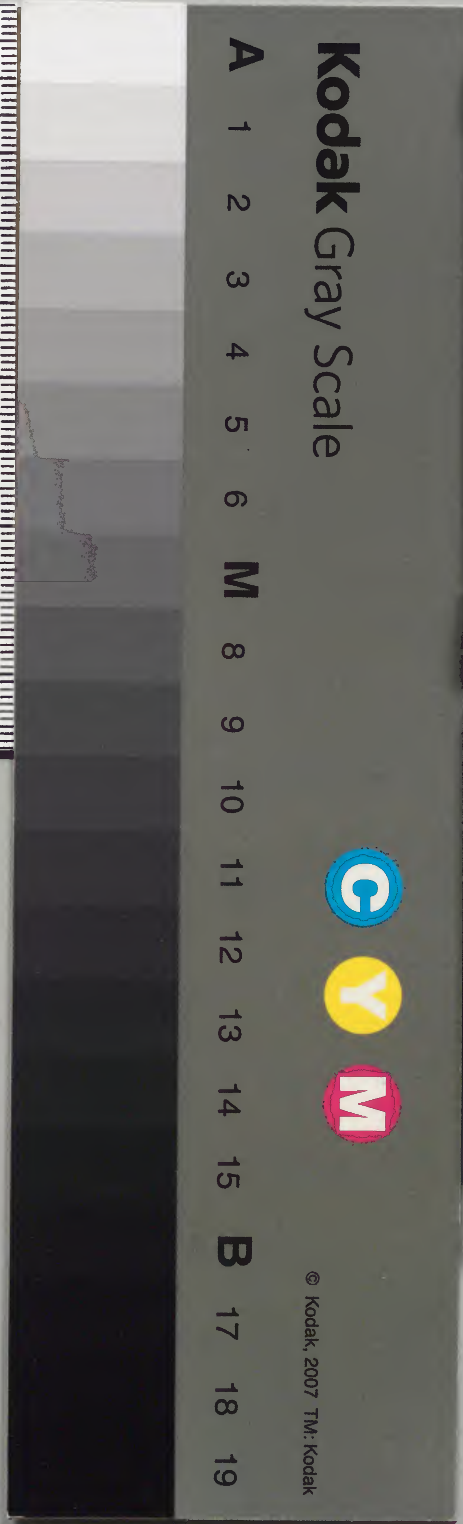
孔聖通考



漢	書	門	類	號	函	架	冊	三
二	九	八	二	一	三	二	一	三

內	閣	文	庫	漢	書	類	號	函	架	冊	三	二	一	三
二	九	八	二	一	三	二	一	三	二	一	三	二	一	三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922
冊數	3	(3)
函號	287	59



孔聖通攷四本

後儒考

董子

董子名仲舒漢人世居廣川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三年不窺園弟子傳習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進退容止非禮不行一時學士皆尊師

之武帝舉賢良文學之士而董子對策略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

孔第

其亂也自非大無道之世天盡欲扶持全安之事在
疆勉而已矣疆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疆勉行
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
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
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周道衰於幽厲幽厲不
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
功業周道粲然復興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故
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
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遠近莫敢不一於
正而亡有邪氣干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

生和而萬物殖諸福之物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天
子以為江都王相王驕勇乃告之曰仁人者正其誼
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
童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王曰善嘗以
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竟
以是得罪中廢為中大夫時公孫弘治春爍不如董
子乃嫉之以膠西王縱恣數害史二千石乃言於上
使相之王聞大儒善待之恐久獲罪病免而歸終不
問家業脩學著書為事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就其
家問之其對皆有明法以壽終後封為廣川伯

韓平

韓子名愈字退之唐人世居南陽父仲昌仕武昌有遺德終祕書郎先生生幼孤嫂鄭鞠之長日記數千言盡通六經百家登進士歷遷監察御史德宗時極論官市怒貶山陽令有愛於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歷改職方員外郎復左遷博士乃作進學解以自諭執政覽之竒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脩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初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按視及還言賊可滅愈亦奏同與宰相議不合改太子右庶子後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奏愈

行軍司馬遂請乘遽先入汴說韓弘使叶力元濟平遷侍郎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人奔走膜拜至為夷法灼體膚委珎具騰沓係略愈聞惡之乃上表略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始入中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佛不足信可知矣今陛下令群僧迎佛骨直以豐年人樂為戲玩之具矣安有聖明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信向百姓微賤豈敢更惜爭命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帝大怒特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群力救之怒猶未

解中外駭懼雖戚里諸貴亦為言之乃貶潮州刺史
既至潮以表哀謝帝得表頗感悔欲復用之皇甫鏗
素忌其直奏且內移改袁州刺史先生初至潮問民
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乃
為文祝之是夕暴風震起溪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
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袁人以男女為隸過期不贖
則沒入之先生至悉計傭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
餘人曰與約禁其為隸召拜祭酒轉兵部侍郎魏州
殺田弘正而立王廷湊詔往宣撫如旨帝大悅轉吏
部侍郎年五十七而卒贈禮部尚書謚曰文先生與
人交終始不變成就後進多知名親友無後者為嫌
遣孤女嫂鄭喪為服朞以報著有原道師說等數十
篇皆奧衍宏深與孟子相表裏以佐佑六經其徒則
李翱李漢皇甫湜從游者則孟郊張籍皆名士後封
為昌黎伯

周子名惇實字茂叔後避諱改惇頤宋人世家營道
縣濂溪之上用舅氏學士鄭向奏授分寧縣主簿有
獄久不決一訊立辨部使者薦為南安軍參軍移郴
及桂陽令改大理寺丞知南昌縣事簽書合州判官
事通判虔州事改永州權發遣邵州事用趙清獻公
呂正獻公薦為廣南東路轉運判官改提點刑獄未
幾而病求南康軍以歸分司南京趙公復奏起先生
朝命及門而卒矣年五十七先生惇學力行聞道甚

孔聖通攷五本

周子

周子名惇實字茂叔後避諱改惇頤宋人世家營道
縣濂溪之上用舅氏學士鄭向奏授分寧縣主簿有
獄久不決一訊立辨部使者薦為南安軍參軍移郴
及桂陽令改大理寺丞知南昌縣事簽書合州判官
事通判虔州事改永州權發遣邵州事用趙清獻公
呂正獻公薦為廣南東路轉運判官改提點刑獄未
幾而病求南康軍以歸分司南京趙公復奏起先生
朝命及門而卒矣年五十七先生惇學力行聞道甚

蚤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為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嘗
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在南安時年少不為守
所知洛人程公珦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其學
知道也因與為友且使其二子往受學焉及為郎故
事當舉代每一遷授輒以先生名聞在柳時郡守李
公初平知其賢與之語而歎曰吾欲讀書何如先生
曰公老無及矣某請得為公言之於是目聽先生語
二年果有得南安獄有囚不當死轉運使欲深治之
先生立爭之不聽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
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囚得不死來南昌人不

雖以抵罪為憂而以汙善為恥在合州事不經先生
尋民不肯從於邵州新學校以教其子弟及使嶺表
雖荒崖絕島亦必緩視徐按務以洗冤澤物為已任
未究所為而病以歸矣廬山之麓有焉發源於蓮華
峯下潔清緝寒先生樂之因寓以濂溪之號而築書
堂於其上太史黃庭堅作詩而序之曰茂叔人品甚
高胸中洒落如光風霽月後封為道國公

程子

程子名灝字伯淳宋人世居中山後徙開封徙河南
高祖羽太宗朝三司使父珦仁宗錄舊臣後仕至太

中大夫熙寧法行抗議力沮之前後五得任子以均
諸父之子孫所得俸祿悉贍孤寡文彥博輩特表其
清節於朝伯淳舉進士調鄜上元主簿遷晉城令皆
斷獄如神明尤務德化凡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
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為保伍使之相助相卹而姦偽
無所容鄉必有校暇時親至為正句讀教者不善則
為易置民愛之如父母熙寧初用呂公著薦為太子
中允監察御史秉行神宗素知其名數召見每退必
曰頗求對款常常見卿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
室懇求賢育材為言務以誠意感悟主上王安石議

更法方怒攻者甚灝赴讓事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
議願平氣以聽安石為之愧屈嘗數論時政有曰自
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
况於排斥忠良沮廢公議用賤陵貴以邪干正者乎
又曰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漸衰尤非朝廷之福
遂乞去言職安石猶敬其忠信出授點京西刑獄固
辭改金書鎮寧軍判官不叙伐閔特遷太常丞帝欲
使修三經義執政不可命知扶溝縣所至多善政哲
宗立召為宗正丞未行而卒年五十四資性過人充
養有道門人交友從之數十年未嘗見其忿厲遇事

優為雖當倉卒不動聲色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周
惇頤論學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秦漢以
來未有臻斯理者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
平天下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嘗言曰道之不明
異端害之也既歿文彥傳為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其
弟頤序之曰周公歿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
學不傳先生生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
經以興起斯文為已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
煥然復明于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觀其平生
嘗曰異日能使人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進

隨人材而成就之則不得讓焉則九程門高弟游酢
楊時謝良佐輩得於先生之功居多焉惜乎蚤世未
及著述僅存諸弟子質疑請益答問之語與夫書疏
銘詩之類行于世爾賜謚曰純公封為豫國公

程子

程子名頤字正叔明道先生弟也年十四五與明道
受學於周茂叔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王道為心
生靈為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繼遊太學胡翼
之主教導試以頤子所好何學得其論大驚即延見
處以學職呂原明隣齋首以師禮事焉既而四方之

士從游益衆舉進士廷試報罷遂不復試近臣屢薦
自以為學不足不願仕哲宗嗣位司馬光呂公著韓
絳朱光庭上其行誼云河南處士程頤真儒者高蹈
聖世逸民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有經天緯地之才有
制禮作樂之具俾當勸講必能輔養聖德兼掌學校
足以丕變斯文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
辭尋召赴闕王巖叟奏謂四方俊乂莫不翹首嚮風
以觀朝廷待之如何而將議焉則陛下此舉繫天下
之心除宣德郎祕書省校書郎辭曰祖宗時布衣被
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祇命於是召對上

奏論經筵三事一以上富春秋輔養為急宜選賢德
以備講官涵養氣質薰陶德性二請上左右內侍宮
人皆選老成重厚之人三請令講官坐講以養人主
尊儒重道之心言不可用頌辭既命下以通直郎兼
崇政殿說書再辭而後受命例以暑熱罷講乃奏言
輔導少主不宜疎畧繼差同孫覺顧臨着詳國子監
條制乃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鐫解額以
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
賓吏師立觀光法上疏講官例兼他職請罷之使得
積誠意以感上心皆不報又上疏論祖宗以來並是

殿上坐講講罷上起戲折柳枝乃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上不悅文潞公輩嘗入侍經筵退而相與嘆曰真侍講也在職累月不言祿亦不為妻求封邑一時人士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自任論議褒貶無所顧忌由是同朝之士有以文章名世如蘇公軾輩疾之如仇孔文仲奏為五魁之魁請放還田里遂差管勾西京國子監既就職再上奏乞歸丁太中公憂去官服除除直祕閣判西京國子監未拜以疾尋醫哲宗初親政申祕閣而監之命再辭不就紹聖間以黨論放歸田里隨送淇州編管時易傳

成而序之徽宗即位移峽州繼復宣德郎任便居住還洛容貌髭髮皆勝平昔又復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不久致仕言者論其叙復過優今復著書非毀朝政有旨退毀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覺察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又復宣義郎致仕時先生春秋傳已出易傳成久學者莫得傳授至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遂卒於家年七十五既歿門人高弟多已先凶無有能形容其德美者後封為洛國公

二程先生門人。謝良佐字顯道著有論語集語錄游酢字定夫著有中庸義易說詩二南義論孟雜

辨。尹焯字德克著有論語解

邵雍

字堯夫系出召公故世為燕人父令進以軍職逮事
宋藝祖始家衡漳幼從父徙共城晚遷河南塋其親
於伊川遂為河南人先生之仕初舉遺逸試將作主
簿後為潁州團練推官先生始學堅苦刻厲冬不爐
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既而嘆曰昔之人尚友千
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遽可已乎於是走吳適楚過齊
魯客梁晉久之歸洛曰道在是矣初猶自雄其才讓
慨有大志謂先王之事為可必致及是學益老德益

邵玩心高明觀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
物之變然後頽然其順浩然其歸在洛幾三十年始
至蓬葦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其父母居之裕如
講學于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鄉里化之
遠近尊之士人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而必之先生
之廬先生德氣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不事表裸不
設防矜正而不諒通而不汙清明坦夷洞徹中外接
人無貴賤親疎之間群居燕飲笑語終日不取甚異
於人顧吾所樂何如爾病畏寒暑常以春爍時行遊
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林間高閣花

外小車弄丸餘暇閒往閒來雖兒童奴隸皆知歡喜
尊奉其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
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所以厚風
俗成人材者先生之功多矣程明道謂七十子學於
孔子惟曾子之傳得其宗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
者莫知所從獨先生之學有傳也先生得之於李挺
之挺之行於穆伯長而先生尤淳一不雜汪洋浩
大若就先生之道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先生
有書六十二卷命曰皇極經世古律詩二十篇題曰
擊壤集子伯溫克世其學而書益明後封為新安伯

張載

字子厚宋人世居大梁父迪仕宋仁宗朝終於殿中
丞知涪州卒因僑寓於鳳翔郿縣橫渠鎮之南遂家
焉先生登進士第授邠州司法叅軍遷丹州雲巖縣
令又遷著作佐郎簽書渭州軍事判官公事召對除
崇文院校書移疾不久復召還館同知太常禮院謁
告西歸行次臨潼卒於館年五十八先生少孤自立
無所不學與邠人焦寅游喜談兵年十八慨然以功
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一見知其遠器歎成就
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

然猶未以為足也又訪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
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見程伯淳正叔昆弟
於京師共語道學之要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
何事旁求乃盡棄異學淳如也方未第時文潞公以
故相判長安聞其名行之美聘以束帛延之學宮異
其禮際士子矜式焉其在雲巖政事大抵以敦本善
俗為先每以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于縣庭親
為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知京兆
王公延致郡學嘗語學者曰孰能以置意科舉相從
於堯舜之域否學者多從之在渭渭帥蔡公特所尊

禮軍府之政小大咨之呂晦叔薦於朝曰張載學有
本原西方之學者皆宗之即召入見上問治道皆以
漸復三代為對上說之曰卿宜日見二府議事且將
大用卿見執政執政曰新政之更求助於予何如對
曰朝廷將大有為天下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為善
則孰敢不盡如教玉人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執政
默然所語多不合命校書崇文辭未得復命按獄浙
東或曰張載以道德進不宜使之治獄獄成還朝會
弟戡以力攻新法得罪益不安乃謁告西歸居於橫
渠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

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
息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
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其自得之者窮神知
化一天人立大本斥異學自孟子以來未之有也嘗
謂門人曰吾學既得於心則脩其辭命辭命無差然
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
近世喪祭無法一變從古者甚衆皆先生倡之一日
感異夢以書屬門人乃集所立言謂之正蒙出示門
人曰此書殆典前聖合大要發端示人而已其觸類
廣之則吾將有待於學者又謂春秋之書先儒說多

穿鑿詩書禮樂之言多不能平易其心以意逆志方
且條舉大例考察文義典學者緒正其說先生慨然
有意三代之治望道而歆見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
經界為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於今如
有用我者舉而措之爾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
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
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
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
特上未之行爾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
一鄉方典學者議古之法買田一方畫為數井上不

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欽法廣
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恤患敦本抑末足以推先
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會秦鳳帥呂公
薦之曰張載之學善發聖人之遺意乞詔還舊職訪
以治體詔從之及至都公卿聞風慕之然未有深知
者先生欲正冠昏喪祭之禮喪莫之助會有疾謁告
以歸知道之難行欲與門人成其初志不幸告終沒
之日囊中索然明日門人之在長安者奔哭致賻遂
始克斂遂歸葬後封為郿伯

張子門人。弟戩寧

天祺

朱熹

字仲晦宋人世居徽之婺源父松由進士用薦歷官
司勳吏部郎秦檜議和松上章極言其不可出知饒
州卒先生幼穎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因問
天之上何物父異之就授以孝經一閱題其上曰不
若是非人也嘗從群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
之八卦也年十八貢於鄉登進士主同安簿選民秀
日與講聖賢修己之道禁婦女之為僧道者請祠監
潭州南嶽廟輔臣薦召以疾辭孝宗即位詔求直言
上封事隆興初復召入對湯思退倡和議不合除武
學博士待次乾道初促就職洪适復主和議不合辭

歸陳俊卿劉珙薦為樞密院編脩待次丁內艱用胡
銓薦召以未終喪辭既免喪復召以祿不及養辭梁
克家相申前命又辭克家奏屢召不起宜蒙褒錄執
政俱稱之上曰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主管台
州崇道觀乃以求退得進於義未安再辭淳熙初始
拜命上欲獎用庶退以厲風俗除秘書郎力辭除主
管武夷山冲佑觀史浩相除知南康軍再辭不許至
群興利除害歲旱講求荒政多所全活奏乞推賞納
粟人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為學規俾守之
復大旱上疏上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為亾也以疾請

詞不報陳俊卿薦甚力宰相趙雄言於上曰士之好
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高
之乃除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遷直祕閣以前納
粟人未推賞辭會浙東大飢宰相王淮奏改提舉浙
東常平茶鹽公事復辭如前納粟賞行受職入對所
奏九事上為動容始拜命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
征米乃輻湊單車按行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
去凡丁錢和買役法權酷之政有不便於民者悉釐
革之上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至台攻王淮
姻家唐仲友甚力與淮不合乞奉祠鄭丙黨淮上疏

詆程氏之學以沮之淮又擢陳賈為御史以攻道學
詔差主管台州崇道觀既而連奉雲臺鴻慶之祠者
五年周必大相除提點江西刑獄公事是行也有要
之於路以為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戒勿以為言
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及奏對乃極言之上曰久
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以
州縣為煩也時獨內侍其昇尚在又力言之上曰
昇
有才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翌日除兵部郎官以
是疾丐祠林栗劾其本魚學術徒竊程頤張載緒餘
謂之道學所至輒携門生數十人妄希孔孟歷聘之

風邀索高價不肯供職上曰林栗言似周必大輩
力爭之上曰朕亦見其跛曳令依舊職乘適胡哥交
攻林栗栗出知泉州先生又再辭前職除直寶文閣
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隨召又辭乃進封事疏入夜
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
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力辭除祕閣脩撰奉外祠
光宗即位再辭職名仍直寶文閣繼除江東轉運副
使辭改知漳州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摠
制錢四百萬采古喪塋嫁娶之儀以變習俗會朝論
欲行泉沔漳三州經界乃訪事宜擇人物及方量之

去上之明年以子喪請祠時史浩入見請收天下人
望乃除祕閣脩撰主管南京鴻慶宮未幾差知潭州
辭黃裳彭龜年乞召為王府官僚寧宗即位趙汝愚
首薦之除煥章閣待制待講辭不許入對上手劄卿
經術淵源正資勸講勿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遂
拜命上狀時韓侂胄用事乃上疏斥言左右竊柄之
失在經筵復申言之御杜云憫卿著文恐難立講已
除卿宮觀汝愚袖御筆還上且諫且拜王德謙徑以
御筆付之臺諫爭留不可乃被命除寶文閣待制典
州郡差遣辭尋除知江陵府辭詔依舊煥章閣待制

提舉南京鴻慶宮時朝廷大權悉歸韓侂胄乃乞休
致詔辭職謝事非朕優賢之意依舊祕閣脩撰後誣
以十罪詔落職罷祠門人蔡元定因亦編管道州先
生以年近七十申乞致仕得請而卒年七十一疾且
革自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總四十日
家貧少依父友劉子羽寓建之崇安後徙建陽之考
亭先生去國侂胄勢益張其黨交攻偽學乃有奪職
之命至有論為逆黨死黨上書乞斬者是時士之繩
趨尺步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後游之士特立不
顧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

至變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別其非黨或勸其謝遣
生徒者笑而不答陳景思勸侂胄勿為已甚侂胄意
亦漸悔先生既沒將塋言者謂四方偽徒期會送偽
師之塋會聚之間非妄談時人短長則繆議時政得
失望令守臣約束從之嘉泰初學禁稍弛詔熹已致
仕除華文閣待制典致仕恩澤後侂胄死詔賜熹遺
表恩澤謚曰文尋贈中大夫特贈寶謨閣直學士理
宗贈太師先生父病亟嘗屬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
致中屏山劉彥冲三人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
汝往事之師延平李侗嘗學於羅從彥彥學於楊龜

山乃程門高弟也先生著易本義啓蒙善卦考誤詩
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
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辨證韓文考異及編有論孟集
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畧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
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
皆行於世而朝廷又以其大學語孟中庸儀禮經傳
通解立於學官平生為文凡一百卷生徒問答凡八
十卷別錄十卷後封為徽國公朱子交游陸九淵字
子靜。門人。黃幹
字直卿。著有續儀禮經傳通解喪祭二編。廖德明
字子晦。
司馬光

字君實別號涑水先生宋人初知諫院論修治三事
進五規擢龍圖直學士兼侍講命修通鑑入翰林言
心術之要三又嘗力辨王安石理財之非以公為樞
密副使疏七上辭不受繼乞祠在洛中絕口不言事
上資治通鑑擢資政殿學士神宗崩公自洛入臨百
姓留公遂為門下侍郎力改新法繼而入相為尚書
左僕射而公已疾矣時兩宮虛也聽政公亦以身殉
社稷病革不克終治及卒太后與帝臨其喪京師為
之罷市巷哭鬻衣以致奠及如陝塋送者如哭私親
都中四方皆畫像以祀謚文正贈太師溫國公

胡安國

字康侯宋人世君建之崇安初登進士時策問欲復
熙寧之政公推言大學之道幾萬言考官定為第一
宰執以策中無詆元祐語欲降等哲宗親擢為第三
除荆南教授遷大學錄凡所訓教皆以德行為先文
藝為下改使湖南所至訪人才詢利病禮賢才典蔡
京不合除名退居荆門張商英相除成都府路學以
養親辭因丁令人憂服除余深相薦召至京稱疾而
歸復召丁父憂終喪謂子弟曰今雖有萬鐘之祿將
何所施遂掛冠力耕將終身焉李彌大吳敏薦公經

學可用除尚書員外郎公來謝且辭靖康初除太常少卿再除起居郎三辭不允至京淵聖急召入奏其略曰臣聞名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又開為天下國家者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庶幾可冀中興之效除中書舍人厥後召為給事中辭避未行繼除徽猷閣待制知未州不拜差授奉太平觀令纂修所著春秋傳俟書成進入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後繕馬奏進上屢對近臣稱善謂深得聖人之意非諸儒所及也乃除公授奉萬壽觀兼侍讀被讒復除授奉太平觀上念公訓經納諫之忠特除寶文閣直學

士而沒公不及二程之門而揚時游酢謝良佐三子皆以斯文之任期公良佐又嘗語朱震曰胡康侯正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也後謚文定封建寧伯

胡公子胡寅字明仲。胡宏字仁仲。胡師聖字仲良。著有論語說雅言。

張拭

字敬夫宋人世居華陽丞相浚子也自幼所學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胡宏一見即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公益自奮厲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以蔭補官辟都督府機宜文字除直祕閣丞相僚佐皆極一時之選公以少年內贊

密謀外參庶務府僚皆自以為不及也問以軍事見
孝宗奏曰陛下上念宗社之讐恥下閔中原之塗炭
恻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即天理之
所存也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無使少息
則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因循之弊可革矣上異其
言遂定君臣之契及丞相去位且歿時宰方主和議
公營葬畢即拜疏言吾典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讐講
和之念未忘於胸中而至誠惻怛之意無以感格於
天人之際此所以事屢敗而功不成也繼今以往誓
不言和此心純一遲以歲月亦何功之不可成哉不

報刘珙薦於上除知撫州未上改嚴州時宰虞允文
以恢復自任然所以求者類非其道公奏欲復中原
之地先有以得中原之心欲得中原之心先有以得
吾民之心明年召為吏部侍郎兼權起居郎時宰方
謂敵衰可圖公見上曰卿知敵國事乎對曰金人之
事臣雖不知境中之事則知之矣上默然久之公因
出疏讀之其畧曰今日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讐之義
上為嘆息褒諭以為前始未聞此論也其後因賜對
反覆前說上益嘉嘆面諭當以卿為講官異時得晤
語也兼侍讀除左司員外郎張說除樞密院事公草

疏極諫且謂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慚憤不堪出公知袁州中外誼譁竟以謫死初公退而家居累年孝宗念之詔除舊職知靜江府經畧安撫廣南西路以治行聞特進秩直寶文閣因任尋除祕閣脩撰荆湖北路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所至有善政求去詔以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山冲佑觀病且死猶手疏勸上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之卒年四十八所著有論語說後封為華陽伯

楊時

字中立宋人世居將樂八歲能屬文登進士調汀州司戶參軍不赴杜門種學淳涵涵浸者十年乃調徐州司法歷官知蕭山縣後例罷差監常州市易務辭不就公年幾七十矣時天下多故或說當世貴人以事至此必敗宜引耆德老成開導上意以祕書郎召遷著作郎入對陳儆戒之言除邇英殿說書公知時事將變上疏極言之執政不能用而虜騎已入寇公又言今日所急者莫大於收人心三事淵聖即位乞對曰主辱臣死大臣宜任其責乞正典刑為臣子不忠之戒童貫輩帥臣失職宜以軍法從事闔人授以

兵柄覆轍不可復蹈淵聖大喜擢右諫議大夫虜人
受三鎮講和而去淵聖乃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
公又力言之太學生伏闕乞留李綱種師道以公兼
國子祭酒遂言蔡京以繼述為名拔王安石以圖身
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乃歷陳安石孝
術之繆遂降從祀之列馮澥力主王氏上疏詆公公
力請去以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西京崇福宮懇辭改
徽猷閣待制復起以龍圖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
致仕而卒年八十三近臣朱震奏公據經論事不愧
古人所著三經義辨有益學者乞下本州抄錄仍加

封為將樂伯

呂祖謙

字伯恭宋人世居婺州其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
之傳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游與張栻朱熹友講
索益精朱熹稱其學如伯恭方是變化氣質舉進士
復中博學宏詞科歷官至著作郎兼國史編修官隨
所授任皆有諫論其所講書將以開物成務既病而
任重道遠之意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為後世法脩讀
詩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者定古周易書說閻範官箴
辨志錄年四十五而卒謚曰成封為開封伯

蔡元定

字季通宋人世居建陽八歲能詩父發傳覽群書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之曰此孔子正脉也公深涵精辨聞朱仲晦名往師之仲晦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奧義四方來學者仲晦必俾先從質正焉凡所著述皆與叅訂尤袞楊萬里交薦之召用以疾辭韓柅胄攻偽學言官承風詆仲晦及公謫道州仲晦與從游數百人餞別蕭寺坐客興嘆有泣下者仲晦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

志可謂兩得矣公杖屨同其子沉行三千里脚為流血至表陵遠近來學者衆愛公者謂宜謝生徒公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一日謂沉曰可謝客吾欲安靜以還造化舊物閱三日卒公於書無所不讀著有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皇極經世洪範解八陣圖說歿後侂冑既誅贈迪功郎謚文節學者尊為西山先生

蔡沉

字仲默別號九峯元定仲子也少從朱仲晦游年三十屏去舉業一以聖賢為師朱子晚歆著書傳未及

為遂以屬公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元定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者曰成吾書者況也公受父師之托況潛反復者數十年然後成書後封為崇安伯

真德秀

字希元宋人世居浦城四歲受書過目成誦長登進士繼中傳學宏詞科韓侂胄死入對首言權臣聞邊之禍又言侂胄自知不為清議所貸至誠憂國之士則名以好異於是忠良之士斥而正論不聞正心誠意之學則誣以好名於是為學之論興而正道不行歷遷禮部郎上疏言金有必亡之勢亦可為中國憂

蓋金亡則上恬下嬉憂不在敵而在我多事之端恐自此始歷遷太常卿時史彌遠方以爵祿縻天下士公力請去出為祕閣脩撰江東轉運副使遷寶謨閣待制湖南安撫使短潭州理宗召為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屢進直言上皆開納彌遠憚之遂落職既歸脩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為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進微猷閣知泉州迎者塞路上封事召為中書尚書上迎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乃以大學衍義進改翰林學士知制誥時政多所論建拜參知政事得疾乞祠進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疾亟猶

神爽不亂公奏疏凡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人士誦其文想見其文來自侷冑立偽孝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以絕之公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而正學遂明於天下後世多其力也謚文忠公後封為浦城伯

許衡

字平仲別號魯齋世居魏也善於訓迪所至無賢不肖皆樂從隨其才之昏明大小各有所得終身不敢忘其教或以神明稱之仕元至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致仕病亟語其子曰我平生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慎勿立碑請謚但書許某之墓及卒朝野莫不哀傷以為斯道斯民之不幸後封魏國公

陳獻章

字公甫號白沙新會人領正統十二年鄉薦少穎悟讀書輒記再上禮部不第聞康齋講伊洛之學遂棄而學焉康齋之有先生猶挺之之有康節成化二年復遊太學尋歸白沙杜門不出忘寢累年始求之傳久之曰雜矣又求之靜久之曰偏矣雜佛老而超佛老遂以張邵儒為依歸靜坐久之然後見心之體隱

然呈露常若有物於是自信作聖在是一時名士如
羅倫莊景皆樂與遊賀欽陳茂烈鄒智踵門從學十
八年布政使彭韶薦召至京令就試吏部辭疾不赴
越數日赴試至部復以疾驟發辭卒不就試時年五
十六懇辭乞終養特授翰林檢討疏謝歸至南安知
府張弼問出處曰康齋以布衣為石亨所薦以故不
受職求觀秘書冀開悟主上惜時相不悟以為實然
言之上令受職然後觀書殊類康齋遂決去獻章以
聽選監生薦又疏陳始終願仕故不稀偽辭鈞厯名
或受或不受各有收宜爾自後屢薦不起或勸之著

述不吝弘治十三年卒學者稱為白沙先生立瓊山
曰康齋以布衣辭職終避石亨之嫌也白沙受職而
不辭者為終母之養也

王守仁

字伯安號陽明餘姚人父華成化間進士第一南京
吏部尚書公少有才名弘治五年與胡世寧孫燧同
舉鄉試十二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未幾請告十七年
復除武選主事正德初瑾亂政首抗疏乞誅瑾瑾怒
杖公闕下幾死謫貴州龍場驛丞居夷力學講良知
德業益進四年陞廬陵知縣明年瑾誅陞南京刑部

主事十一年官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當
是時宸濠蓄異謀江以西山谿劇盜四出劫焚官府
篡獄囚近省輔臣相觀望久之賊至數十萬十二年
兵部尚書王瓊薦公於上賜兵符命公討賊提督軍
務兼巡撫地方日夜練兵得精兵數十萬是年茶寮
賊大起上命三省會征公進兵賊大潰盡殪之又屢
平虔吉巨盜郡人立生祠祀公四月陞副都御史叙
子錦衣百戶公班師至贛開書院講學十四年六月
宸濠反公勘事福建道經豐城聞夜返至吉安典知
府伍文定謀起兵討賊發檄召知府刑詢等兵進攻

南昌破之時宸濠出圖南康九江安慶返顧巢穴公
迎戰樵舍縱火攻之大破賊擒宸濠未幾諸奸佞江
彬等導上南巡且忌公功欲去之公深機曲笑內戢
凶倖外防賊徒撫定瘡痍激勵將士日夜如對勁敵
宸濠竟得伏誅內閣大臣素惡王瓊亦忌公咸不悅
久之不賞嘉靖改元詔錄公功封新建伯兼南京兵
部尚書叅贊機務雖封賜爵號竟不與鐵券歲祿一
時勤王諸臣廢斥殆盡公不自安累疏辭封乞錄諸
勳王者竟格不行已而大臣交薦公嘉靖五年田州
岑猛叛兩廣聚兵討之已而黨與盧蘇王受再叛嶺

南大困起公代姚鏌公至開示恩信班師撤旅蘇受
未歸田州悉平復移兵破八寨等賊捷聞桂文襄忌
公言公挾詐專兵時公亦病乞致仕至南安卒桂又
言公擒宸濠紀律不減奏捷誇張已甚及斤公學術
不端懷士習乞削奪官爵上不允但停恤典子不得
嗣封公英敏天成机權莫測其用兵也訓練嚴明籌
畫精密對客咲談萬衆過集擒酋斬馘獻凱轅門左
右尚不知也

薛瑄

字德温河津人幼能賦詩長讀周程張朱書遂專性

理之學永樂十九年進士擢御史監湖廣銀場正統
初授學山東生徒愛敬王振問三楊誰可為大臣者
皆薦公召為大理少卿三楊歆公一見振公曰安有
授官公朝而拜恩私門耶振聞憾公誣以棄律出罪
坐死繫獄公怡然讀易不輟大臣救免歸田十四年
程信薦起為大理丞分守比門禦虜景泰元年督川
雲轉餉貴州尋陞南京大理卿王文奏饑民焚掠謀
叛賴公獲全四年復大理卿裕陵復位以禮部右侍
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會啟遣使徵獅西番公持不
聽又曹石專用引疾致仕從學日衆學貴踐履之

論說辭受取與必燧諸義出處大節光明俊偉富貴
利達泊如也接人以誠其言平易著讀書錄二十卷
天順八年卒年七十三謚文清

胡居仁

字淑心號敬齋餘干人幼穎異有大志七歲學於家
基言勤如成人既從康齋慨然以古人自期斯道自
任去記誦詞章專以忠信求放心主敬為要處家庭
於朝堂對妻孥如賓客端嚴凝重履繩蹈矩造次顛
沛未嘗少違隱微幽獨愈嚴愈密每日必立課程詳
書得失自考見義勇為不擇利害為趨舍排異端振

流俗高風偉節儀江南著有居業錄世號敬齋先生

同時漳州有布衣陳真晟不事科舉專心誠學著有
程朱學制○莆田布衣劉闕恭慎淳粹孝行高古處
窮裕如劉大夏徐貫拜其門林俊薦侍東宮



